

中国古典历史演义名著传世珍藏本

明珠缘

清佚名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中国古典历史演义名著传世珍藏本

明珠缘

〔清〕佚名著

¥65.00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朱工部筑堤焚蛇穴
碧霞君显圣降灵签 (1)
- 第 二 回 魏丑驴迎春逞百技
侯一娘永夜引情郎 (13)
- 第 三 回 陈老店小魏偷情
飞盖园妖蛇托孕 (21)
- 第 四 回 赖风月牛三使势
断吉凶跛老灼龟 (31)
- 第 五 回 魏丑驴露财招祸
侯一娘盗马逃生 (42)
- 第 六 回 客印月初会明珠
石林庄三孽聚义 (53)
- 第 七 回 侯一娘入京访旧
王夫人念故周贫 (62)
- 第 八 回 程中书湖广清矿税
冯参政汉水溺群奸 (73)
- 第 九 回 魏云卿金牌认叔侄
倪文焕税监拜门生 (85)
- 第 十 回 洪济闸显圣斥奸
峰山村射妖获偶 (95)
- 第 十 一 回 魏进忠旅次成亲
田尔耕窝赌受辱 (108)

- 第十二回 傅如玉义激劝夫 (119)
魏进忠他乡遇妹
- 第十三回 客印月怜旧分珠 (131)
侯秋鸿传春窃玉
- 第十四回 魏进忠义释摩天手 (143)
侯七官智赚铎头瘟
- 第十五回 侯少野窥破蝶蜂情 (154)
周逢春摔死鸳鸯叩
- 第十六回 周公子钱神救命 (166)
何道人炉火贻灾
- 第十七回 涿州城大奸染病 (177)
泰山庙小道怜贫
- 第十八回 河柳畔遇难成阍 (187)
山石边逢僧脱难
- 第十九回 入灵崖魏进忠采药 (196)
决富贵白太始谈星
- 第二十回 达观师兵解释厄 (206)
魏进忠应选入宫
- 第二十一回 郭侍郎经筵叱陈保 (216)
魏监门独力撼张差
- 第二十二回 御花园嫔妃拾翠 (227)
漪兰殿保姆怀春
- 第二十三回 谏移宫杨涟捧日 (238)
诛刘保魏监侵权
- 第二十四回 田尔耕献金认父 (247)
乜淑英赴会遭罗
- 第二十五回 跛头陀幻术惑愚民 (257)
田知县贪财激大变

- 第二十六回 刘鸿儒劫狱陷三县 (265)
萧游击战败叩禅庵
- 第二十七回 傅应星奉书求救 (273)
空空儿破法除妖
- 第二十八回 魏忠贤忍心杀卜喜 (282)
李永贞毒计害王安
- 第二十九回 劝御驾龙池讲武 (291)
僭乘舆泰岳行香
- 第三十回 侯秋鸿忠言劝主 (299)
崔呈秀避祸为儿
- 第三十一回 杨副都劾奸解组 (309)
万工部忤恶亡身
- 第三十二回 定天罡尽驱善类 (318)
拷文言陷害诸贤
- 第三十三回 许指挥断狱媚奸 (328)
冯翰林献珠拜相
- 第三十四回 倪文焕巧献投名状 (337)
李织造逼上害贤书
- 第三十五回 击缙骑五人仗义 (345)
代输赃两县怀恩
- 第三十六回 周蓼洲慷慨成仁 (353)
熊芝冈从容就义
- 第三十七回 魏忠贤屈杀刘知府 (360)
傅应星忿击张金吾
- 第三十八回 孟婆师飞剑褫奸魄 (369)
魏忠贤开例玷儒绅
- 第三十九回 广搜括扬民受毒 (378)
攘功名贼子分茅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四十回 | 据灾异远逐直臣
假缉捕枉害良善 | (385) |
| 第四十一回 | 梟奴卖主列冠裳
恶宦媚权毒桑梓 | (393) |
| 第四十二回 | 建生祠众机户作俑
配宫墙林祭酒拂衣 | (403) |
| 第四十三回 | 无端造隙驱皇戚
没影叨封拜上公 | (413) |
| 第四十四回 | 进谄谀祠内生芝
征祥瑞河南出玺 | (422) |
| 第四十五回 | 觅佳丽边帅献姬
庆生辰干儿争宠 | (431) |
| 第四十六回 | 陈元朗幻化点奸雄
魏忠贤行边杀猎户 | (439) |
| 第四十七回 | 封三侯怒逐本兵
谋九锡妄图居摄 | (448) |
| 第四十八回 | 转司马少华纳赂
贬凤阳巨恶投环 | (457) |
| 第四十九回 | 旧婢仗义赎尸
孽子褫官伏罪 | (467) |
| 第五十回 | 明怀宗旌忠诛众恶
碧霞君说劫解沉冤 | (476) |

第一回

朱工部筑堤焚蛇穴 碧霞君显圣降灵签

诗曰：

极目洪荒动浩歌，英雄淘尽泪痕多。
狂澜一柱应难挽，圣泽千秋永不磨。
望里帆樯时荡漾，空中楼阁自嵯峨。
临流无限澄清志，驱却邪魔净海波。

且说尧有九年之水，泛滥中国，人畜并居。尧使大禹治之，禹疏九河归于四渎。那四渎？乃是江渎、淮渎、河渎、汉渎。那淮渎之中，有一水怪，名曰支祁连，生得龙首猿身，浑身有四万八千毛窍，皆放出水来，为民生大害。禹命六丁神将收之，镇于龟山潭底，千万年不许出世。至唐德宗时，五位失政，六气成灾。这怪物因乘沴气，复放出水来，淹没民居。观音大士怜悯生民，化形下凡收之，大小四十九战，皆被他走脱。菩萨乃化为饭店老妪，那怪屡败复饥，也化作穷人，向菩萨乞食。菩萨运起神通，将铁索化为切面与他吃。那怪食之将尽，那铁索遂锁住了肝肠。菩萨现了原身，牵住索头，仍锁在龟山潭底。铁索绕山百道，又于泗州立宝塔镇之，今大圣寺宝塔是也。又与怪约道：“待龟山石上生莲花，许汝出世。”

历今八百余年，正值明朝嘉靖年间。七月三十日，乃地藏王圣诞，寺中起建大斋，施食放灯，莲灯遍满山头。此怪误认石上生莲花，遂鼓舞凶勇，逞其顽性，放出水来。江淮南北，洪水滔天，城郭倾颓，民居淹没。江北抚按官员，水灾文书雪片似的奏

人京师。正值世宗皇帝早朝，但见：

祥云笼凤阙，瑞气霭龙楼。数声角吹落残星，三通鼓报传玉漏。和风习习，参差御柳拂旌旗；玉露瀼瀼，烂漫官花迎剑佩。玉簪珠履集丹墀，紫绶金章扶御座。麒麟不动，香烟欲傍袞龙浮；孔雀分开，扇影中间丹凤出。八方玉帛进明皇，万国衣冠朝圣主。

是日，天子坐奉天殿。众官礼毕，殿头官喝道：“有事出班早奏，无事卷帘退朝。”只见左班中闪出两员大臣，当阶俯伏。左首是玉带金鱼，乃工部尚书，奏道：“臣连日接得凤阳等处水灾文书，道淮河水溢，牵连淮、济，势甚汹涌，陵寝淹没，城郭倾颓；淮南一带，尽为鱼鳖。臣不敢不奏，请旨定夺。”右首红袍象简，乃是通政司，手捧着几封文书奏道：“臣连日收得凤阳等处奏疏数封，敬呈御览。”两边引奏官接了奏章，一面进上御前拆封。读本官跪下宣读，皆是水灾告急。天子听了，即传旨道：“凤阳陵寝重地，淮扬漕道通衢，尔等会推干员，速往经理。”众臣叩头领旨。

天子驾起，诸臣退班，即于松篷下会集阁部九卿台谏部寺各官，会议推得材干大员朱衡。这朱衡乃江西吉安府万安县人，由进士出身，现任河南左布政。曾任中河，因治河有功，故众人会推他，遂奏闻。旨下，升他为工部侍郎，兼佥都御史，总理河务。颁了敕书，差官赍送，星夜到河南开封府来。

朱公接了旨与敕印，即刻起身，走马到凤阳来上任。府州县迎接过了上院，次日谒陵行香，回院。徐、颍、扬三道进见，朱公道：“本院栎材初任，不知虚实，诸公久任大才，必有硕见赐教。”扬州道拱手道：“大人鸿材硕德，朝野瞻仰，晚生辈何敢仰赞一词。”朱公道：“均为王事，但请教诸位谋略，共成大功，何必太谦。”凤阳府推官上前打一躬道：“明日请大人登盱眙山，一观水势再议。”

次日，各官齐集院前，具鼓吹仪从伺候。辰时放炮开门，朱公八人大轿，众官或轿或骑相随，一行仪从，早来到盱眙山上下轿。朱公同众官纵目一观，但见：

汪洋浸日，浩漫连天。数千里浪脚拍长空，一望里潮头奔万马。连山倒峡，喷雪轰雷。悠然树顶戏鱼龙，惨矣城头游蟹鳖。民居荡漾，萧萧四野尽无烟；蜃气重迷，隐隐八方浑没地。子胥威势未能消，大禹神功难下手。

朱工部同众官观看良久，吓得目瞪口呆，道：“本院只道是淮水泛滥，与黄河堤坏相同，似此汹涌，何策能治？”众官你我相视，嘿然无言。又见东北上涛浪卷起，互相冲击，有数十丈高。朱公道：“这是何处？”泗州知州上前禀道：“这是淮、黄合流之所，两边浑水中间一线分开，原不相杂。如今淮水势大，冲动黄河浊水，故冲起浪来相击。”朱公道：“似此如之奈何！”众官道：“大人且请回衙门再议。”

朱公同各官下山，时日已过午，见山脚下金光焰焰，瑞气层层。朱公问道：“那放光的是甚么？”巡捕官禀道：“是大圣寺宝塔上金顶映日之光。”朱公道：“大圣寺是何神？”巡捕道：“是观音化身，当年曾收伏水母的。”朱公道：“既然有此神灵，何不到寺一谒。”随行仪从竟到寺中。本寺僧人闻知，便撞钟擂鼓前来迎接。众官俱下轿马，同人寺内。果然好座古寺，有诗为证：

古寺碑题多历年，澄湖如练倚窗前。

寒云自覆金光殿，蔓草犹侵玉乳泉。

竹隐梵声松径小，门迎岚色石桥联。

龟山一派横如案，永镇淮流荫大千。

朱公走到二门内，见两行松翠，阴阴无数，花香馥馥。正中一座宝塔，碍日凌霄，十分雄壮。但见：

七层突兀在虚空，四十门开面面通。

却怪鸟飞平地上，自惊人语半天中。

声传梵铎风初起，光射清流灯自红。

水怪潜藏民物泰，万年佛力镇淮东。

朱公上殿焚香，同各官下拜，礼毕，寺僧献茶。廊下来看碑记，上载着：“唐时水母为灾，观音化身下凡，往黄善人家投胎。

后来收伏水母。”朱公忽自猛省道：“本院当日在河工时，曾有个宿迁县县丞姓黄，亦是敝府人。彼时河决，刘伶台百计难塞，多亏此人奇计筑完，如今不知可在了？若访得此人来应用，或可成功。”扬州道道：“现在只有高邮州州同，姓黄名达，是吉安人，管河甚是干练，不知是否？”朱公道：“正是黄达，那人生得修长美髯。”扬州道道：“正是长须。”朱公道：“待本院行牌，吊来听用。”遂上轿回院，各官皆散。朱公随即发牌调高邮州州同赴轅听用。

且说那黄州同，乃江西吉水人，母梦白獭人怀而生，生来善没水，水性之善恶，一见便知。他由吏员出身，自主簿升至州同，治高宝河堤有功，一任六年。士民保留，故未升去。一闻河院来传，随带了从人竟往泗州来。一路无词，到了泗州，便在大圣寺住下。次日上院叩见，朱公见是他，便十分欢喜道：“一别数年，丰姿如旧，扬属各上司个个称赞，可贺可羨。”立着待了一杯茶。部院体统，即府佐也不待茶，这也是十分重他。朱公遂将治水之事，一一对他说了。黄达禀道：“如今淮水汹涌，与黄水合流，汪洋千里，且牵动九道山河之水，势甚猖獗，急切难治。须求地理图一观，或原有故道可寻，或因地势高下，再行区处。”朱公邀至后堂，命他坐了。门子捧过文卷，乃是黄河图、淮河图、盱眙等志，一一看过。上面大青大绿，画着河道并村庄店镇，皆开载明白。查得淮、黄分处，原有大堤，名为高家堰，由淮安扬家庙起，直接泗州，其有五百七十里，乃宋、元故道，久不修理，遂至淹没。朱公道：“既有旧堤，必须修复。”黄达道：“恐陵谷变迁，水势汹涌，难寻故道。”朱公道：“堤虽淹没，必有故址可寻。筑堤之事，再无疑议，专托贵厅助理。”命摆饭留食毕，黄达叩谢。辞出回寓，嘿坐无言，想道：“这官儿好没分晓，他把这样天大的事看为儿戏，都推在我身上。”

正身踌躇未决，忽报泗州太爷来拜，传进帖来，上写着眷生的称呼。原来这知州也是吉水人，平日相善。相见坐下，知州道：“河台特取老丈来，以大事相托，想定有妙算。”黄达道：“河台意

欲于湖心建堤，隔断淮、黄之水，岂非挑雪填井，以蚁负山？何得成功！着晚生奔走巡捕则可，河台竟将此事放在晚生身上，如何承应得起？”知州道：“老丈高才，固为不难；但此公迂阔，乃有此想，可笑之至。”黄达道：“事出无奈，敢求划船十只，久练水手二十名，容晚生亲去探视水性再处。”知州道：“即送过来。”

相别去了一会，州里拨到划船十只，二十名水手，又送下程、小菜。黄达即将下程赏了众水手，小菜赏了船家。收拾下船，一齐开向湖心里来。已是申牌时候，行有三十里，只见东方月上。是夜微风徐动，月色光明，照得水天一色，到也可爱。船到了一个涡口，黄达觉得水浅，叫水手下去探试。两个水手脱了衣服下去，约有顿饭时，不见上来。众人等得心焦，黄达又叫两个下去。众人见先下去的不上来，便你我相推，乱了一会；拣了两个积年会水的下去，又不见上来。等至三更，月色沉西，也不见上来。黄达又叫人下去，众人道：“才两个是积年会水的，水里能走几十里的，也不见上来……”各人害怕，皆延挨不肯下去。黄达怒道：“你们见我不是你本官，故不听我调度。我是奉院差来，明日回过，一定重处。”众人见他发怒，只得又下去了两个。那些人皆唧唧啾啾的报怨。

少顷，又命两个下去。正脱衣时，只见一阵大风，只刮得：

星斗无光昏漠漠，西南忽自生羊角。中溜千层黑浪高，当头一片炮云灼。两岸飞沙月色迷，四边树倒威声恶。翻江搅海鱼龙惊，播土扬尘花木落。呼呼响若春雷吼，阵阵凶如饿虎跃。山寺亭台也动摇，渔家舟楫难停泊。天上撼动斗牛宫，地下掀翻瓦官阁。连天涛浪与山齐，千里清淮变浑浊。

这一阵狂风，把一湖清水变作乌黑。十只船吹得七零八落，你我各不相顾，眼见得都下水去了。那黄州同也落在水里，抱住一块大船板，虽是会水，当不得风高浪大，做不及手脚，只得紧抱着板，任他飘荡。半浮半沉，昏昏暗暗，不知淌有多少路。忽觉脚下有崖，睁眼看时，已打在芦洲上。把两脚登住，一浪来又打开

去了。心中着忙，用手去扯那芦苇，没有扯得紧，又滑下去。顺着水淌，又挣到滩边，尽力将身一纵，坐在岸上，那浪花犹自漫顶而过。又爬到高处坐了一会，风也渐渐息了，现出月光。独自一人，怕有狼虎水怪，只得站起来。四面一望，但见天水相连，不见边岸，身上衣服又湿，寒冷难禁，更兼腹中饥饿。正在仓皇，忽听得远远有摇橹之声，走到高处看时，见一人摇着一只小渔船而来。看看傍岸，忽又转入别港里去。黄达高声叫道：“救人！”那人那里理他，竟向前摇，渐渐去远。

也是合当有救，那人正摇时，忽的橹扣断了，挽住船整理，离岸约有里许。黄达顾不得，又下水泅到他船边，爬上船去。那人道：“你好大胆！独自一人在此何为？”黄达道：“我是被风落水的，你不见我衣服尚湿。”那人整了橹扣，摇着船穿芦苇而走。黄达偷眼细看，那人生得甚是丑恶，只见他：

铁柱样两条黑腿，龙鳞般遍体粗皮。蓬松四鬃赤虬须，凜凜威风可畏。叱咤声如雷响，兜腮脸若钟馗。眉棱直竖眼光辉，一似行瘟太岁。

那人摇着船问道：“客人何处上岸？”黄达道：“泗州。”那人道：“泗州离此四百里，不得到了，且到我小庄宿一夜，明早去罢。如今淮水滔天，闻得朝廷差了个甚么工部来治水，不知可曾治得？”黄达道：“如今朱河院现在泗州驻扎，要识水势深浅阔狭，然后有处。”那人冷笑一声道：“有处，有处，只会吃饭屙屎。目今淮水牵连河水，势甚汪洋，若不筑大堤隔断，其势终难平伏。只是苦了高、宝、兴、泰的百姓遭殃。”黄州同听了，想道：“此人生得异样，且言语有理，莫不他也知道地理法则？”因说道：“在下是高邮州的州同黄达，奉河院差委来探水势，遭风落水。如今河院要寻高堰旧堤，故迹俱已淹没，欲向湖心筑堤，岂不是难事？”那人道：“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驱山填海，炼石补天，俱是人为，何难之有？高堰虽淹，自有故址可寻，也尽依不得当时旧迹。”

说着，船已摇到一个洲上。那人挽住船，邀黄达上岸。过了

一座小板桥，只见篱菊铺金，野梅含玉，数竿修竹，一所茅堂。那人邀黄州同进去坐下，命童子烹茶。举头看时，满屋皆取鱼器具，却也幽雅。童子献过茶，又取出香粳饭、干鱼、烹鸡相待。饭罢，黄达谢过，坐着对谈，问道：“请教老丈高姓大号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姓赭名巳，这村唤做练塘，小人隐此多年，只以取鱼为业。洪泽湖并高、宝诸湖，无处不到。近因年老，在此习静。”说话时已夜深了，赭巳道：“有客无酒，奈何？请安置罢。”是夜月色昏暗，又无灯火，赭巳让床与黄州同睡，自己在中堂打铺。

黄达一夜无眠，翻来覆去，村中又无更鼓，约有三更时候，忽听得有人言语，往来行走之声。悄悄起来，摸门不着，只听得赭巳鼾呼如雷。悄悄从壁缝中往外看时，只见七八个人坐在地下，将土堆成路径，却扫去，又堆，约有一二十遍。又见几个人将竹竿在地上量来量去，也有一二十遍。仔细看时，却是些小儿，不知是何缘故。看了约有一个更次，听见赭巳翻身，他便轻轻上床睡下。

天明时起来，四下看了，并无一人，止有一短童炊饭，因向赭巳问筑堤之法。赭巳笑道：“且请用早饭。”饭毕，赭巳道：“小人隐此多年，并不出门。昨日偶过湖上访友，得遇足下，亦是前缘。我授你治水之法。”遂向袖中取出一张纸，乃是画成的图本，指着上面说道：“如今筑堤，必由高堰旧迹，然亦有改移处，不可尽依故迹。此图上开载明白，依此而行，可建大功。”黄达道：“老丈指教，必定有成。但水势湍激，难以下桩，奈何？”赭巳道：“事已有定。”遂携着黄州同的手，走到屋后，见一园紫竹，对黄达道：“吾种此竹多年，以待今日之用。必做楠木大桩，以生铁裹头，只看有紫竹插处，即可下桩，管你成功。”黄州同谢道：“隐居行志，何如出世行道？敢屈同见河院，共成大绩，垂名竹帛。”赭巳道：“村野之人，不识官府，幸勿道我姓字。”又同到岸边，已有童子舣舟相待。上得船，拱手相别，又嘱咐道：“筑堤时毋伤水族，慎之，慎之！”

二人别后，童子撑开船。黄达取出图来细看，少刻困倦，便隐几昏昏睡去。忽听得童子叫道：“上岸了。”睁开眼看时，人船俱无，却坐在大圣寺前石上。只得回到自己寓所，从人俱各惊骇道：“老爷不见已七日了，在何处的？院中差人四处找寻。”黄达即忙换了衣服，到院前进见。一见便问：“从何处来？曾探出旧堤来否？”黄达隐起前情，捻词禀道：“卑职已访出来，计较停妥，望大人作速催趲钱粮应用。仍求大人令箭，使卑职得便宜行事，各县工匠人夫都要听卑职调度。仍要拨几员官，分工修筑，方可速成。”朱公一一依允，当即行牌分头行事。

正是国家有倒山之力，不到半月，各事俱备。择定十一月甲子日起工于大圣寺前，建坛祭告天地、山川、河淩等神。河院亲递了黄州同三杯酒，各管河官员俱饮一杯，一齐上船。四五十只大船，装着桩石一齐开船，鼓乐喧天。

行不上四五里，见水中果有紫竹影。黄州同就叫住船，将大船锁住，扎起鹰架，依竹影下桩。十数人上架竖起桩来，将石礮打下。众官并从人俱各暗笑。谁知那桩打了一会，果然定住了，便将大石凿孔套在桩上，一层层垒起，众皆骇然。凡遇竹影，即便下桩，一百四十里湖面，用桩三百六十根。定桩之后，水势就缓了。各官分工，加土修筑。不到二月间，五百七十里长堤，俱已完成。有诗道得好：

谁道仙凡路不通，有缘天遣入蛟宫。

狂澜不借神工助，安得黄君建大功？

各管河官纷纷申文报完工，朱公即发牌由陆路至淮安看堤，就从新堤上一路而来。果然桩石坚固，有二十丈阔。又令两边种柳，使将来柳根盘结，可以固堤。行了三日，到白卢镇住下。因无官舍，只得借民舍居住。朱公睡至半夜，梦中忽听得一声喊起，有千军万马之声，鼎沸不止。朱公慌忙披衣起来，差人打探。只见流星马来报道：“赤练村新堤决了有二百余丈，水势冲激。离此有七里路，不妨事，大人不要惊慌。”朱公忙叫巡捕官安慰居民，遂

驻扎在镇上。天明时查是何人所管，即请黄州同来议事。查得系淮安府通判所管，因未遵黄达的规画，近了十五里，堤做直了，故容易冲倒。朱公即将本官参革，带罪督修。其时黄州同因感冒风寒，不能来见，只得具了个禀帖，说：“赤练村堤势太直，且当淮水发源之处，故此冲决。须建闸洞四座，起闭由人，旱则闭之以济漕运，水则起之以固堤。”朱公依议，即行牌，仰扬州府通判同造。

两个通判昼夜催遣人夫，下桩卷埽兴工，众人并力下埽。到中间时，只见一条小红蛇，绕桩一箍，那埽便淌去，反卸下十数丈土去。又带下一二十夫去，不见踪迹。从新又卷起埽来再下，依旧小蛇出来一箍，那埽就崩了。一连卷了二三十个埽，都被冲去了，又淹死一二百人，二官无奈。有本村老人说道：“此处一向闻人传说有老龙在此，莫非是他作怪？”二官商议着水手下去看看真假，随即差了四名水手下去，半日不见上来。又差四个下去，过了好一会，才爬上两个来。

众人齐上前拉起，只见二人浑身战栗，说不出话来。定了半晌，才说道：“初下水时，淌去十数丈，并不见动静。后绕岸寻了一遍，也不见甚么。及回到东首傍岸，见有个大穴，我等爬到穴边，伸头下去看时，穴口有宣缸大，里面尚宽大许多，有无数红蛇在内，还有几条大的，头如斗大，不知多长，见了时便窜出来。亏我等走得快，想先下去的，不提防滑了脚吊下去了，自然被他吃了。”二官听见道：“可见村人之言不谬，既称为龙，想必自有灵异，且祭他一祭看。”遂叫人备牲醴到穴边行礼。祭毕，将猪羊等照定穴口倾下去。然后又卷埽下桩，依然淌去，那里打得住？

二官无奈，只得具禀申院。朱公来看了，心中大怒道：“本院奉皇上钦命治水，大功已完，何物妖蛇，敢行无状！”遂行牌仰两府管工官员，纵火焚烧，倾其巢穴。二官遂备竹缆火把，遍涂鱼油，内包硫磺焰硝引火之物，又用竹筒打通节，藏着药线，再用火炮地雷等物将乱草碎木填塞穴口，令水手将利刃架在洞口，敲

石取火，点着药线。不上半个时辰，水中火起，十分猛烈。但见：

乒乒乓乓，轰轰烈烈。千条火焰彻天红，一片黑烟随地滚。金轮飞上下，华光神倒骑火马离天关；震炮响东西，霹雳将共策火龙来地藏。火老鼠随波乱窜，水鸳鸯逐浪齐飞。土穴焦枯，石崖崩损。浑如赤壁夜鏖兵，赛过阿房三月火。

那火足烧了三昼夜，腥秽之气臭不可闻。忽听得一声响，如天崩地裂一般，从火光中卷起一阵黑气，冲到半天，化作十数道金光，四散而去。这火直烧到七日方息。管工官叫挖开土来看时，只见一穴赤蛇，尽皆烧死。才下住了桩，加工修筑，三十里内造了四座闸，一月间功成。

朱公就由新堤前往淮安，见两岸波光如练，柳色拖金，绿草依人，红尘扑马，心中欢喜。有沧溟先生诗道得好，诗曰：

河堤使者大司空，兼领中丞节制同。

转饷千年军国重，通漕万里帝图雄。

春流无恙桃花水，秋色依然瓠子官。

大绩但怀沟洫志，帝臣何减丈人风。

朱公将五百七十里河堤逐一看来，淮安一路官员迎接。是时黄达已病痊了，跟随看视，抚院设宴相待。朱公又往南去巡视高、宝河堤，下船由水路进发。将近午牌时，忽闻一阵香气飘过，遂问道：“到何处了？”巡捕官禀道：“已过泾河。”离宝应县只二十余里，香气越发近了，便问：“香气是何处的？”巡捕官道：“宝应县城北泰山庙，香烟最盛，四季皆是，挨挤不开。香气尝闻四五十里。”朱公道：“有何灵异？”巡捕官道：“去年黄淮决口，有一潭其深莫测，正与决口相联。两水相激，再打不住桩。正是三月清明日，因水溜，往来船只俱不敢过。岸上游春的男女都到潭边顽耍，见水上有一尾金鱼游戏，有人说是龙变化的，有的说是妖物，亦有丢面食引他，也有抛土块打他的。忽人丛中走出一个少年美貌女子来，道：‘这是潭龙，待我下去擒他上来。’内中便有个少年人，见那女子有姿色，遂调戏了他两句。那女子含羞，众

人才转眼，他便跳下潭去。众人慌了，怕干连自己，都一哄而散。只有那少年两脚便如钉钉住一般，莫想走得动。少顷，只见潭内水涌起来，高有数丈。只见一个女真人，骑一条白龙乘空而去。众人一齐下拜，半日方没。那个少年人忽然乱跳乱舞起来，口里说道：‘吾乃泰山顶天仙玉女碧霞元君，奉玉帝敕旨来淮南收伏水怪，保护漕堤，永镇黄河下流，为民生造福。可于宝应城北建庙。因留金箸一双为信。’说罢，倒在地下，慢慢苏醒来。头发内果有一双金箸，上面有字，乃宣德元年钦赐泰山神的。众人奔告，知县申文抚按，题请立庙，至今香火日夜不绝。祈祷立应，远近之人络绎不绝。黄淮决后即打住，潭中有白龙蜕一副。”朱公道：“既然灵应，本院去行香。”巡捕传宝应县备办香烛等伺候。

少刻，船抵皇华亭，官吏等见过，朱公上轿，各官跟随，一行仪从来到庙中。只见人烟凑集，香气细缊，果然好座庙宇。但见：

凌虚高殿，福地真堂。凌虚高殿，巍巍壮若斗牛宫；福地真堂，隐隐清如兜率院。花深境寂散天香，风澹谷虚繁地籁。珍楼杰阁，碧梧带雨尝遮；宝槛朱栏，翠竹留空拥护。风云生宝座，日月近雕梁。龙章凤篆，悬挂着御墨辉煌；玉简金书，镌勒着神功显赫。钟鼓半天开玉道，香烟万结拥金光。万方朝礼碧霞君，永护漕河福德主。

朱公同众官至庙前下轿，礼生引导至大殿盥手焚香。拜毕，见香案上有四个签筒，遂命道士取过来。朱公屏退从人，焚香默祝道：“弟子工部侍郎朱衡，奉旨治水修筑河堤，上保陵寝，中保漕运，下护生民，皆赖神功默助，侥幸成功。未知此堤可能日后常保无虞否？乞发一签明示。”说罢将签筒摇了几摇，一枝签落在地下。从人拾起，道士接过签筒，朱公看时，乃是八十一签中吉。道士捧过签簿，查出签来，签上四句诗道：

帝遣儒臣纘禹功，独怜赭已丧离宫。
若交八一乾开处，散乱洪涛滚地红。